資治通鑑/卷0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八十三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四 晉紀六

► 卷八十五

起重光作噩，盡玄黓閹茂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4卷

【晉紀六】 起重光作噩，盡玄黓閹茂，凡二年。

孝惠皇帝中之上永寧元年（辛酉，公元三零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。軌以時方多難，陰在保據河西之志，故求為涼州。時州境盜賊縱橫，鮮卑為寇。軌至，以宋配、汜瑗為謀主，悉討破之，威著西土。

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：「倫宜早入西宮。」散騎常侍義陽王威，望之孫也，素諂事倫，倫以威兼侍中，使威逼奪帝璽綬，作禪詔，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、奉璽綬禪位於倫。左衛將軍王輿、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，曉諭三部司馬，示以威賞，無敢違者。張林等屯守諸門。乙丑，倫備法駕入宮，即帝位，赦天下，改元建始。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，倫使張衡將兵守之。

丙寅，尊帝為太上皇，改金墉曰永昌宮，廢皇太孫為濮陽王。立世子荂為皇太子，封子馥為京兆王，虔為廣平王，詡為霸城王，皆侍中將兵。以梁王肜為宰衡，何劭為太宰，

孫秀為侍中、中書監、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義陽王威為中書令，張林為衛將軍，其餘黨與，皆為卿、將，超階越次，不可勝紀；下至奴卒，亦加爵位。每朝會，貂蟬盈坐，時人為之諺曰：「貂不足，狗尾續。」是歲，天下所舉賢良、秀才、孝廉皆不試，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；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；郡綱紀並為孝廉，縣綱紀並為廉吏。府庫之儲，不足以供賜與。應侯者多，鑄印不給，或以白板封之。

初，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、弟子髦、輔、琰皆附會孫秀，與之合族，旬月間致位通顯。及倫稱帝，四子皆為將軍，封郡侯，以旂為車騎將軍、開府，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，必為家禍，遣幼子回責之，弼等不從。旂不能制，慟哭而已。

癸酉，殺濮陽哀王臧。孫秀專執朝政，倫所出詔令，秀輒改更與奪，自書青紙為詔，或朝行夕改，百官轉易如流。張林素與秀不相能，且怨不得開府，潛與太子荂箋，言：「秀專權不合眾心，而功臣皆小人，撓亂朝廷，可悉誅之。」荂以書白倫，倫以示秀。秀勸倫收林，殺之，夷其三族。秀以齊王冏、成都王穎、河間王顒，各擁強兵，據方面，惡之。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，加冏鎮東大將軍，穎征北大將軍，皆開府儀同三司，以寵安之。

李庠驍勇得眾心，趙廞浸忌之而未言。長史蜀郡杜淑、張粲說廞曰：「將軍起兵始爾，而遽遣李庠握強兵於外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此倒戈授人也，宜早圖之。」會庠勸廞稱尊號，淑，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，引斬之，並其子姪十餘人。時李特、李流皆將兵在外，廞遣人慰撫之曰：「庠非所宜言，罪應死。兄弟罪不相及。」復以特、流為督將。特、流怨廞，引兵歸綿竹。

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巴東監軍，杜淑、張粲固執不許，弇怒，手殺淑、粲於廞閤閣下，淑、粲左右復殺弇。三人，皆廞之腹心也，廞由是遂衰。

廞遣長史犍為費遠、蜀郡太守李苾、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，屯綿竹之石亭。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，夜襲遠等軍，燒之，死者什八九，遂進攻成都。費遠、李苾及軍祭酒張微，夜斬關走，文武盡散。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，至廣都，為從者所殺。特入成都，縱兵大掠，遣使詣洛陽，陳廞罪狀。

初，梁州刺史羅尚，聞趙廞反，表「廞素非雄才，蜀人不附，敗亡可計日而待。」詔拜尚平西將軍、益州刺史，督牙門王敦、蜀郡太守徐儉，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。

特等聞尚來，甚懼，使其弟驤於道奉迎，並獻珍玩。尚悅，以驤為騎督。特、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，王敦、辛冉說尚曰：「特等專為盜賊，宜因會斬之；不然，必為後患。」尚不從。冉與特有舊，謂特曰：「故人相逢，不吉當凶矣。」特深自猜懼。三月，尚至成都。汶山羌反，尚遣王敦討之，為羌所殺。齊王冏謀討趙王倫，未發，會離狐王盛、潁川處穆聚眾於濁澤，百姓從之，日以萬數。倫以其將管襲為齊王軍司，討盛、穆，斬之。冏因收襲，殺之，與豫州刺史何勖、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，遣使告成都王穎、河間王顒、常山王乂及南中郎將新野公歆，移檄征、鎮、州、郡、肥、國，稱：「逆臣孫秀，迷誤趙王，當共誅討。有不從命者，誅及三族。」

使者至鄴，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。志曰：「趙王篡逆，人神共憤，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，杖大順以討之，百姓必不召自至，攘臂爭進，蔑不克矣！」穎從之，以志為諮議參軍，仍補左長史。志，毓之孫也。穎以兗州刺史王彥、冀州刺史李毅、督護趙驤、石超等為前鋒，遠近響應；至朝歌，眾二十餘萬。超，苞之孫也。常山王乂在其國，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眾為穎後繼。

新野公歆得冏檄，未知所從。嬖人王綏曰：「趙親而強，齊疏而弱，公宜從趙。」參軍孫洵大言於眾曰：「趙王凶逆，天下當共誅之，何親疏強弱之有！」歆乃從冏。

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，合眾數千人以應冏，遣使邀河間王顒。顒用長史隴西李含謀，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，腰斬之。冏檄至，顒執冏使送於倫，遣張方將兵助倫。方至華陰，顒聞二王兵盛，復召方還，更附二王。

冏檄至揚州，州人皆欲應冏。刺史郗隆，慮之玄孫也，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，疑未決，悉召僚吏謀之。主簿淮南趙誘、前秀才虞潭皆曰：「趙王篡逆，海內所疾；今義兵四起，其敗必矣。為明使君計，莫若自將精兵，逕赴許昌，上策也；遣將將兵會之，中策也；量遣小軍，隨形助勝，下策也。」隆退，密與別駕顧彥謀之，彥曰：「誘等下策，乃上計也。」治中留寶、主簿張褒、西曹留承聞之，請見，曰：「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？」隆曰：「我俱受二帝恩，無所偏助，欲守州而已。」承曰：「天下，世祖之天下也。太上承代已久，今上取之，不平，齊王順時舉事，成敗可見。使君不早發兵應之，狐疑遷延，變難將生，此州豈可保也！」隆不應。潭，翻之孫也。隆停檄六日不下，將士憤怒。參軍王邃鎮石頭，將士爭往歸之，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，不能止。將士遂奉邃攻隆，隆父子及顧彥皆死，傳首於冏。

安南將軍、監沔北諸軍事孟觀，以為紫宮帝坐無他變，倫必不敗，乃為之固守。

倫、秀聞三王兵起，大懼，詐為冏表曰：「不知何賊猝見攻圍，臣懦弱不能自固，乞中軍見救，庶得歸死。」以其表宣示內外；遣上軍將軍孫輔、折衝將軍李嚴帥兵七千自廷壽關出，征虜將軍張泓、左軍將軍蔡璜、前軍將軍閻和帥兵九千自崤阪關出，鎮軍將軍司馬雅、揚威將軍莫原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，以拒冏。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、許超帥宿衛兵三萬以拒穎。召東平王楙為衛將軍，都督諸軍，又遣京兆王馥、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。倫、秀日夜禱祈、厭勝以求福，使巫覡選戰日，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，詐稱仙人王喬，作書述倫祚長久，欲以惑眾。

閏月，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自正月至於是月，五星互經天，縱橫無常。

張泓等進據陽翟，與齊王冏戰，屢破之。冏軍穎陰，夏，四月，泓乘勝逼之，冏遣兵逆戰。諸軍不動，而孫輔、徐建軍夜亂，逕歸洛自首曰：「齊王兵盛，不可當，泓等已沒矣！」趙王倫大恐，秘之，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。會泓破冏露布至，倫乃復遣之。泓等悉帥諸軍濟穎攻冏營，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、司馬譚等，破之，泓等乃退。孫秀詐稱已破冏營，擒得冏，令百官皆賀。

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，為孫會、士猗、許超所敗，殺傷萬餘人，士眾震駭。穎欲退保朝歌，盧志、王彥曰：「今我軍失利，敵新得志，有輕我之心。我若退縮，士氣沮衄，不可復用。且戰何能無勝負！不若更選精兵，星行倍道，出敵不意，此用兵之奇也。」穎從之。倫賞黃橋之功，士猗、許超與孫會皆持節，由是各不相從，軍政不一，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。穎帥諸軍擊之，大戰於溵水，會等大敗，棄軍南走。穎乘勝長驅濟河。

自冏等起兵，百官將士皆欲誅倫、秀，秀懼，不敢出中書省；及聞河北軍敗，憂懣不知所為。孫會、許超、士猗等至，與秀謀。或欲收餘卒出戰；或欲焚宮室，誅不附己者，挾倫南就孫旂、孟觀；或欲乘船東走入海，計未決。辛酉，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陵公澕帥營兵七百餘人，自南掖門入宮，三部司馬為應於內，攻孫秀、許超、士猗於中書省，皆斬之，遂殺孫奇、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，澕，人由之子也。王輿屯雲龍門，召八坐皆入殿中，使倫為詔曰：「吾為孫秀所誤，以怒三王，今已誅秀。其迎太上皇復位，吾歸老於農畝。」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。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，及太子荂皆還汶陽裡第，遣甲士數千迎帝於金墉城。百姓咸稱萬歲。帝自端門入，升殿，群臣頓首謝罪。詔送倫、荂付金墉城。廣平王虔自河北還，至九曲，聞變，棄軍，將數十人歸裡第。

癸亥，赦天下，改元，大酺五日，分遣使者慰勞三王。梁王肜等表：「趙王倫父子凶逆，宜伏誅。」丁卯，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，收其子荂、馥、虔、詡，皆誅之。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，台、省、府、衛，僅有存者，是日，成都王穎至。己巳，河間王顒至。穎使趙驤、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，泓等皆降。自兵興六十餘日，戰鬥死者近十萬人。斬張衡、閻和、孫髦於東市，蔡璜自殺。五月，誅議陽王威。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，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，皆傳首洛陽，夷三族。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。

六月，乙卯，齊王冏帥眾入洛陽，頓軍通章署，甲士數十萬，威震京都。

戊辰，赦天下。

復封賓徒王晏為吳王。

甲戌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，加九錫，備物典策，如宣、景、文、武輔魏故事；成都王穎為大將軍，都督中外諸軍事，假黃鉞，錄尚書事，加九錫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；河間王顒為侍中、太尉，加三賜之禮；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，領左軍。進廣陵公濬爵為王，領尚書，加侍中；進新野公歆爵為王，都督荊州諸軍事，加鎮南大將軍。齊、成都、河間三府，各置掾屬四十人，武號森列，文官備員而已，識者知兵之未戢也。己卯，以梁王肜為太宰，領司徒。

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荂妻，故蕃及二子散騎侍朗輿、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。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，特宥之，以輿為中書朗，琨為尚書左丞。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，劉暾為御史中丞，王衍為河南尹。

新野王歆將之鎮，與冏同乘謁陵，因說冏曰：「成都王至親，同建大勳，今宜留之與輔政；若不能爾，當奪其兵權。」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，乂謂穎曰：「天下者，先帝之業，王宜維正之。」聞其言者莫不憂懼。盧志謂穎曰：「齊王眾號百萬，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；大王逕前濟河，功無與貳。然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。志聞兩雄不俱立，宜因太妃微疾，求還定省，委重齊王，以收四海之心，此計之上也。」穎從之。帝見穎於東堂，慰勞之。穎拜謝曰：「此大司馬冏之勳，臣無豫焉。」因表稱冏功德，宜委以萬機，自陳母疾，請歸藩。即辭出，不復還營，便謁太廟，出自東陽城門，遂歸鄴。遣信與冏別，冏大驚，馳出送穎，至七里澗，及之。穎住車言別，流涕滂沱，惟以太妃疾

苦為憂，不及時事。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。

冏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，洛陽令曹攄為記室督，尚書郎江統、陽平太守河內荀晞參軍事，吳國張翰為東曹掾，孫惠為戶曹掾，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。惠，賁之曾孫；榮，雍之孫也。殷幼孤貧，養曾祖母，以孝聞，人以谷帛遺之，殷受而不謝，直云：「待後貴當相酬耳。」及長，博通經史，性倜儻有大志，儉而不陋，清而不介，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。冏以何勖為中領軍，董艾典樞機，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旗、路秀、衛毅、劉真、韓泰皆為縣公，委以心膂，號曰「五公」。

成都王穎至鄴，詔遣使者就申前命；穎受大將軍，讓九錫殊禮。表論興義功臣，皆封公侯。又表稱：「大司馬前在陽翟，與賊相持既久，百姓困敝，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，以振陽翟饑民。」造棺八千餘枚，以成都國秩為衣服，斂祭黃橋戰士，旌顯其家，加常戰亡二等。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。皆盧志之謀也。穎形美而神昏，不知書，然氣性敦厚，委事於志，故得成其美焉。詔復遣使諭穎入輔，並使受九錫。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，又程太妃愛戀鄴都，故穎終辭不拜。

初，大司馬冏疑中書郎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，收，欲殺之。大將軍穎為之辯理，得免死，因表為平原內史，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。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，以中國多難，勸機還吳。機以受穎全濟之恩，且謂穎有時望，可與立功，遂留不去。

秋，七月，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，遷開府，驃騎將軍。

東萊王蕤，凶暴使酒，數陵侮大司馬冏，又從冏求開府不得而怨之，密表冏專權，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廢冏。事覺，八月，詔廢蕤為庶人，誅輿三族，徙蕤於上庸；上庸內史陳鐘承冏旨潛殺之。

赦天下。

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。九月，征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，拜尚書左僕射。繇舉東平王楙為平東將軍、都督徐州諸軍事，鎮下邳。

初，朝廷符下秦、雍州，使召還流民入蜀者，又遣御史馮該、張昌督之。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，言中國方亂，不足復還。特然之，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，又納賂於

尚及馮該；尚、該許之。朝廷論討趙廞功，拜特宣威將軍，弟流奮武將軍，皆封侯。璽書下益州，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，將加封賞。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，寢朝命，不以實上，眾咸怨之。

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，限七月上道。時流民布在梁、益，為人傭力，聞州郡逼遣，人人愁怨，不知所為；且水潦方盛，年谷未登，無以為行資。特復遣閻式詣尚，求停至冬；辛冉及犍為太守苾以為不可。尚舉別駕蜀郡杜苾秀才，式為苾說逼移利害，苾亦欲寬流民一年；尚用冉、苾之謀，不從；苾乃致秀才板，出還家。冉性貪暴，欲殺流民首領，取其資貨，乃與苾白尚，言：「流民前因趙廞之亂，多所剽掠，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。」尚移書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，搜索寶貨。

特數為流民請留，流民皆感而恃之，多相帥歸特。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，移辛冉求自寬。冉大怒，遣人分榜通衢，購募特兄弟，許以重賞。特見之，悉取以歸，與弟驤改其購云：「能送六郡之豪李、任、閻、趙、楊、上官及氐、叟侯王一首，賞百匹。」於是流民大懼，歸特者愈眾，旬月間過二萬人。流亦聚眾數千人。

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，式見營柵衝要，謀掩流民，歎曰：「民心方危，今而速之，亂將作矣。」又知辛冉、李苾意不可回，乃辭尚還綿竹。尚謂式曰：「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，今聽寬矣。」式曰：「明公惑於奸說，恐無寬理。弱而不可輕者民也，今趣之不以理，眾怒難犯，恐為禍不淺。」尚曰：「然。吾不欺子，子其行矣！」式至綿竹，言於特曰：「尚雖云爾，然未可信也。何者？尚威刑不立，冉等各擁強兵，一旦為變，亦非尚所能制，深宜為備。」特從之。冬，十月，特分為二營，特居北營，流居東營，繕甲厲兵，戒嚴以待之。

冉、苾相與謀曰：「羅侯貪而無斷，日復一日，令流民得展奸計。李特兄弟並有雄才，吾屬將為所虜矣！宜為決計，羅侯不足復問也！」乃遣廣漢都尉曾元、牙門張顯、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；羅尚聞之，亦遣督護田佐助元。元等至，特安臥不動，待其眾半入，發伏擊之，死者甚眾。殺田佐、曾元、張顯，傳首以示尚、冉。尚謂將佐曰：「此虜成去矣，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，今若之何！」

於是六郡流民李含等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，承製封拜；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，號東督護，以相鎮統；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，弟驤為驍騎將軍，進兵攻冉於廣漢。尚遣李苾、費遠帥眾救冉，畏特，不敢進。冉出戰，屢敗，潰圍奔德陽。特入據廣漢，以李超為太

守，進兵攻尚於成都。尚以書諭閻式，式復書曰：「辛冉傾巧，曾元小豎，李叔平非將帥之材。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、徙之宜，人懷桑梓，孰不願之！但往日初至，隨谷庸賃，一室五分，復值秋潦，乞須冬熟，而終不見聽。繩之太過，窮鹿抵虎。流民不肯延頸受刀，以致為變。即聽式言，寬使治嚴，不過去九月盡集，十月進道，令達鄉里，何有如此也！」

特以兄輔、弟驤、子始、蕩、雄及李含、含子國、離、任回、李攀、攀弟恭、上官晶、任臧、楊褒、上官悖等為將帥，閻式、李遠等為僚佐。羅尚素貪殘，為百姓患。特與蜀民約法三章，施捨振貸，禮賢拔滯，軍政肅然，蜀民大悅。尚頻為特所敗，乃阻長圍，緣郫水作營，連延七百里，與特相拒，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。

十二月，穎昌康公何劭薨。

封太司馬冏子冰為樂安王，英為濟陽王，超為淮南王。

孝惠皇帝中之上太安元年（壬戌，公元三零二年）

春，三月，沖太孫尚薨。

夏，五月，乙酉，梁孝王肜薨。

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太傅；尋以老病罷。

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，軍於梓潼；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，軍於德陽；羅尚遣督護張龜軍於繁城。特使其子鎮軍將軍蕩等襲博；而自將擊龜，破之。蕩敗博兵於陽沔，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，巴西丞毛植以郡降。蕩進攻博於葭萌，博走，其眾盡降。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。特自稱大將軍、益州牧，都督梁、益二州諸軍事。

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，以帝子孫俱盡，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；清河王覃，遐之子也，方八歲，乃上表請立之。癸卯，立覃為皇太子，以冏為太子太師，東海王越為司空，領中書監。

秋，八月，李特攻張微，微擊破之，遂進攻特營。李蕩引兵救之，山道險狹，蕩力戰而

前，遂破微兵。特欲還涪，蕩及司馬王幸諫曰：「微軍已敗，智勇俱竭，宜乘銳氣遂禽之。」特復進攻微，殺之，生禽微子存，以微喪還之。

特以其將謇碩守德陽。李驤軍毘橋，羅尚遣軍擊之，屢為驤所敗，驤遂進攻成都，燒其門。李流軍成都之北，尚遣精勇萬人攻驤，驤與流合擊，大破之，還者什一二。許雄數遣軍攻特，不勝，特勢益盛。

建寧大姓李睿、毛詵逐太守杜俊，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，以應特，眾各數萬。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，斬詵；李猛奉箋降，而辭意不遜，毅誘而殺之。冬，十一月，丙戌，復置寧州，以毅為刺史。

齊武閔王冏既得志，頗驕奢擅權，大起府第，壞公私廬舍以百數，制與西宮等，中外失望。侍中嵇紹上疏曰：「存不忘亡，《易》之善戒也。臣願陛下無忘金墉，大司馬無忘潁上，大將軍無忘黃橋，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。又與冏書，以為「唐、虞茅茨，夏禹卑宮。今大興第捨，及為三王立宅，豈今日之所急邪！」冏遜辭謝之，然不能從。

冏耽於宴樂，不入朝見；坐拜百官，符敕三台；選舉不均，嬖寵用事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，不先經冏府，即加考竟。南陽處士鄭方上書諫冏曰：「今大王安不慮危，燕樂過度，一失也；宗室骨肉，當無纖介，今則不然，二失也；蠻夷不靜，大王謂功業已隆，不以為念，三失也；兵革之後，百姓窮困，不聞振救，四失也；大王與義兵盟約，事定之後，賞不□俞時，而今猶有功未論者，五失也。」冏謝曰：「非子，孤不聞過。」

孫惠上書曰：「天下有五難、四不可，而明公皆居之。冒犯鋒刃，一難也；聚致英豪，二難也；與將士均勞苦，三難也；以弱勝強，四難也；興復皇業，五難也。大名不可久荷，大功不可久任，大權不可久執，大威不可久居。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，處其不可而謂之可，惠竊所不安也。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。崇親推近，委重長沙、成都二王，長揖掃簿，則太伯，子臧不專美於前矣。今乃忘高亢之可危，貪權勢以受疑，雖遨遊高台之上，逍遙重墉之內，愚竊謂危亡之憂，過於在潁、翟之時也。」冏不能用。惠辭疾去。冏謂曹攄曰：「或勸吾委權還國，何如？」攄曰：「物禁太盛，大王誠能居高慮危，褒裳去之，斯善之善者也。冏不聽。

張翰、顧榮皆慮及禍，翰因秋風起，思菰菜、蓴羹、鱸魚鱠，歎曰：「人生貴適志耳，富貴何為！」即引去。榮故酣飲，不省府事，長史葛旗以其廢職，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郎。

潁川處士庾衮聞冏期年不朝，歎曰：「晉室卑矣，禍亂將興！」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。

王豹致箋於冏曰：「伏思元康已來，宰相在位，未有一人獲終者，乃事勢使然，非皆為不善也。今公克平禍亂，安國定家，乃復尋覆車之軌，欲冀長存，不亦難乎！今河間樹根於關右，成都盤桓於舊魏，新野大封於江、漢，三王各以方剛強盛之年，並典戎馬，處要害之地，而明公以難賞之功，挾震主之威，獨據京都，專執大權，進則亢龍有悔，退則據於蒺藜，冀此求安，未見其福也。」因請悉遣王侯之國，依周、召之法，以成都王為北州伯，治鄴；冏自為南州伯，治宛；分河為界，各統王侯，以夾輔天子。冏優令答之。長沙王冏見豹箋，謂冏曰：「小子離間骨肉，何不銅馳下打殺！」冏乃奏豹讒內間外，坐生猜嫌，不忠不義，鞭殺之。豹將死，曰：「縣吾頭大司馬門，見兵之攻齊也！」

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，心常恨之。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，與顒長史李含不平。含被征為翊軍校尉，時商參冏軍事，夏侯奭兄亦在冏府。含心不自安，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，遂單馬奔顒，詐稱受密詔，使顒誅冏，因說顒曰：「成都王至親，有大功，推讓還藩，甚得眾心。齊王越親而專政，朝廷側目。今檄長沙王使討齊，齊王必誅長沙，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，必可禽也。去齊立成都，除逼建親，以安社稷，大勳也。」顒從之。是時，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。顒上表陳冏罪狀，且言：「勒兵十萬，欲與成都王穎、新野王歆、范陽王虓共合洛陽，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，以穎代冏輔政。」顒遂舉兵，以李含為都督，帥張方等趨洛陽，復遣使邀穎，穎將應之，盧志諫，不聽。

十二月，丁卯，顒表至。冏大懼，會百官議之，曰：「孤首唱義兵，臣子之節，信著神明。今二王信讒作難，將若之何？」尚書令王戎曰：「公勳業誠大，然賞不及勞，故人懷貳心。今二王兵盛，不可當也。若以王就第，委權崇讓，庶可求安。」冏從事中郎葛旗怒曰：「三台納言，不恤王事。賞報稽緩，責不在府。讒言逆亂，當其誅討，奈何虛承偽書，遽令公就第乎！漢、魏以來，王侯就第，寧有得保妻子者邪？議者可斬！」百官震悚失色，戎偽藥發墮廁，得免。

李含屯陰盤，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，檄長沙王乂使討冏。冏遣董艾襲乂，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，閉諸門，奉天子攻大司馬府，董艾陳兵宮西，縱火燒千秋神武門。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：「長沙王矯詔。」乂又稱「大司馬謀反」。是夕，城內大戰，飛矢雨集，火光屬天。帝幸上東門，矢集御前，群臣死者相枕。連戰三日，冏眾大敗，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勖，因執冏以降。冏至殿前，帝惻然，欲活之。乂叱左右趣牽出，斬於閶闔門

外，徇首六軍，同黨皆夷三族，死者二千餘人。囚冏子超、冰、英於金墉城，廢冏弟北海王寔。赦天下，改元。李含等聞冏死，引兵還長安。

長沙王乂雖在朝廷，事無鉅細，皆就鄴諮大將軍穎。穎以孫惠為參軍，陸雲為右司馬。

是歲，陳留王薨，謚曰魏元皇帝。

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眾強盛，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，廆擊其別帥素怒延，破之。素怒延恥之，復發兵十萬，圍廆於棘城。廆眾皆懼，廆曰：「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，已在吾算中矣，諸君但為力戰，無所憂也！」遂出擊，大破之，追奔百里，俘斬萬計。遼東孟暉，先沒於宇文部，帥其眾數千家降於廆，廆以為建威將軍。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，使掌府庫；句心計默識，不案簿書，始終無漏。以慕輿河明敏精審，使典獄訟，覆訊清允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